

# 卷十一

書名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輯，清 金人瑞、毛宗崗 批點，清 李漁 評閱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  
 編號 D8633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

[啟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今人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誓諸心非盟誓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族。觀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同德。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



潘美叔三國志

十一

1529360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說  
8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卷之十一

五十七回 至六十回

志論

吳門金聖歎

批點

湖上李笠翁評閱

茂苑毛宗崗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龍弔喪

未陽縣鳳雛理事

天下當治人才輩出。天下當亂人才亦輩出。君子觀於生瑜生亮之嘆，而竊以為當日人才之並生，不獨此二人為然也。其並生而相濟者，如燕之先亮統之，贊亮維之，繼亮肅蒙遜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

皆是矣。其並生而相難者，如備之遇操、亮之遇懿，維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一非常之人，以濟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難之。夫既生備，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維，又何生艾哉？

孔明弔公瑾之言曰：從此天下更無知音。蓋不獨愛我者為知己，能忘我者亦知己也。不獨欲用我者為知音，欲殺我者亦知音也。不寧唯是，苟能愛我而不能用我，用我而用之不盡其才，反不如忌我殺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弔公瑾之後，忽然遇着龐統，與龐統見曹操之

後，忽然遇着徐庶，正復相似。前是將徐庶放去，此是將龐統引來，一樣文法，兩樣局面，真敘事妙品。

元直德操並稱伏龍鳳雛，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鳳雛方與卧龍會於一處，其先則忽隱忽現，若滅若沒，踪跡又自不同。始之為周瑜，獻連環，極似四皓，為子房，定太子，繼之見孫權，極似王猛，之見桓溫，後之謁玄德，極似鄧禹，之謁光武。雖未及孔明，而寫來亦甚出色。

龐統走謁荊州，與徐庶之走謁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陽，三顧而後出也。徐庶後歸曹操，龐統亦先投孫權，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廬始以五丈原終，前後

無二也。然龐統有薦書一封。初時並不取出。直待未陽縣中顯過本事。然後將書呈送。可見有本事人。不藉薦書之力。今之求討薦牘。專靠吹噓者。恐爲龐統所笑矣。

孫權既失一周瑜。又失一龐統。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龐統。是兩得也。周瑜不能薦統。而肅乃薦統。周瑜忌孔明之助劉。而魯肅則薦統以助劉。不但龐統所學與周瑜大不相同。而魯肅所見亦與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義狀。至此已隔三十餘回矣。獨馬騰一去西涼。杳無動靜。令讀者意甚懸懸。今忽於此卷中照應出來。并與赤壁以前龐統教徐庶之語。暗相關合。如此敘事。直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詞譜。而見雜曲。如觀演戲。而點雜劇。逐段皆斷。更不聯絡也。

事有前文所未載。而觀於後文。可以識前文者。如曹操之殺苗澤是也。卽其後之殺苗澤。而前之殺秦慶童。可知豈有不赦黃奎之親戚。而獨縱董承之家奴者乎。小人不獨不容於君子。而並不見容於小人不獨以小人謀小人。而不容於小人。卽以小人助小。而亦不容於小人。讀此可爲小人之戒。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

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但自飲酒更不來把盞瑜大怒咬

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

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

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關平劉封

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

催死文周瑜折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

麾下亮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

亮竊以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

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矣起不能定其規

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惡極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

忘報讐哉今足下與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蓋粉

矣亮不忍坐視惡極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念極而嘆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

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

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

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怒不起蓋其讀

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

赤壁遺雄烈 青年有俊聲 弦歌知雅意

杯酒謝良朋 會謁三千斛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吊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眾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

瑜死放聲大哭折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畧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  
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  
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  
已殞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  
似養虎曹操以備為龍周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  
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  
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  
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  
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  
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劉靈樞回葬却說孔明在荊州夜

孔明  
孔明

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白於玄德玄  
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  
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料死又亮觀天象將  
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喪為由往江東走遭就尋賢士  
佐助主公頂為龐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  
明日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弔喪  
會一統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一  
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  
明遲至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  
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  
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人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醉  
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丞嘗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  
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劇江  
南弔君壯方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羊度  
佳配小喬漢臣之婿不愧當朝弔君氣槩諫阻納質始  
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洒自如雅量  
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畧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  
年雄資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  
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  
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為哀泣友為淚漣亮亦  
不才焉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

儔若存若亾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村守其貞  
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證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  
實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開瑜自欲  
殺亮亮引  
為知音蓋  
不知我則  
不忌我故  
瑜與亮知  
音甚于世  
之傾蓋也  
音東  
淚從此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哭其不能助我  
非假眾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  
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  
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魯肅處處後  
人有詩嘆曰

卧龍南陽睡未醒 又添列曜下舒城

蒼天既已生公瑾 塵世何須出孔明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



一人道袍竹冠皂絲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  
周郎却又來可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  
雛先生龐統也孔明此來正為尋訪賢士乃不用孔明去  
雖先生龐統也尋備用龐統自來又不用願寫備用逆接  
甚孔明亦大笑兩人携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  
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  
可來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  
學統允諾而別不便借歸孔明自回荆州却說魯肅送周  
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周瑜  
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祿  
祿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  
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

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  
南何不重用借魯肅口極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

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

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在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

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

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獨不思乃問曰

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

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

權平生絕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既厭其貌又怪其言乃謂

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

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

話不投机  
半句多

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照應四十主

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

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

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

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

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激之肅曰此明

珠暗投矣可往荆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

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

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識勝周統曰此某平生之素

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荆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

未回妙有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

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曰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

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統統恭敬之乃問統曰足下遠來

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

賢納士特來相投妙有身若今之扶薦書投玄德曰荆

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

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玄德待

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

與今人之  
挾制投人  
相反

妙有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為樂  
醉翁之意  
不在酒

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

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

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



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

未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以飲酒廢事猶勝於以迎

接廢事若善於迎飛問曰縣令何在接者便非好縣令同僚覆曰龐縣令自

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且

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卧不起既有卧能安得無卧慮卧治有

餘卧亦是醒彼闇於治者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

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

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

扶醉而出故作偃蹇之態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令作縣宰汝焉

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奇絕飛曰

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中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甲

些小公事何難決斷此不足為將軍少坐待我發落

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

賁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

中發落耳內聽詞劉勰之不足為奇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

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

知小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極妙曹操孫權

吾視之若掌上觀文一語便露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

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

薦前倨後恭統乃將出魯肅薦書兩封薦書又只先取一封藏却一封妙有曲折

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

薦書來于謁矣今之求討薦書一味飛顧謂孫乾曰非公

鳳雛張飛心服又與伏龍事不同

令之恭謂者就當以失儀二字去之

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

魯肅薦書呈上 薦先生先。玄德折視之，書畧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有鑒於孫權而終為他人所

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呀，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

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好酒，

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

是實譽足見孔明之謙不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

出今人之妄自矜詡也。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

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

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

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書句兩

統極有身分。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

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照應三

中。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

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以上按下玄德

曹操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

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

遂聚眾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

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



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京入寇之事照應四十年今不可不

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

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本因劉備轉

孫權轉入馬騰將二十操大喜即日遣人賫詔至西京召

馬騰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

碩桓帝時為天水關于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

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

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

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又補叙

歷是續前文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

承孫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

德屢敗我又僻處西京未能協助玄德馬騰一向冷落不

叙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

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

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

則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馬超之言方見馬騰此法不是疎虞

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為下文伏筆超曰兒

願盡起西京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有何不

可是馬超騰曰汝自統着兵保守西京只教次子馬休馬

鐵若為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京又有韓遂相

助諫不敢加害於我也為後文韓遂助馬超伏線超曰父親若往切不

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

西京

馬騰

餘得熱鬧

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  
留馬岱在後接應為馬岱逃迺運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  
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  
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  
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  
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賺他入城便  
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奎酒  
半酣而言曰三父黃琬死於李確郭汜之難嘗懷痛恨將  
數十回前之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為欺君之  
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  
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

却衣帶詔乎前馬騰見董承時馬騰正言董承隱諱今黃  
奎見馬騰又是黃奎正言馬騰隱諱前後遙  
遙相通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

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  
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定黃奎  
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獨

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  
計可施與董承家秦慶童事又相彷彿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

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  
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耶看他說甚言語

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  
婦人尚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

尚自知禮  
四字奇

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  
兵時殺之謀及婦人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  
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  
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掣下次日馬  
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  
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  
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  
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  
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兩起調撥切勻  
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  
鐵早被亂箭射死三人中先一個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

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  
被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董承七人之  
平馬騰父子之外添出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証馬  
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為國家殺賊是乃天也  
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  
後人有詩嘆馬騰曰

父子齊芳烈 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

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 誅奸義狀存

西涼推世胄 不愧伏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  
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奸雄快語  
可兒可兒

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盡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論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按下西涼一邊

以下再叙許昌一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

西川豪傑方遭戮 南國英雄又受殃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周瑜在而孫劉離周瑜死而孫劉合曹操去而孫劉離曹操欲至而孫劉又合此兩家離合之機也乃孫方借劉以拒操而劉忽借馬以救孫則奇劉方約馬以拒操而操忽約韓以取馬則更奇韓不爲操以攻馬而馬得合韓以攻曹則愈奇至於劉不助馬而助



馬者乃是韓劉不約韓而約韓者乃是操馬非救孫而救孫者實是馬馬非應劉而借馬者實是劉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幻者矣

曹操孫權之欲報父讐爲父也非爲君也私也馬超之欲報父讐爲父也亦爲君也公也馬騰爲衣帶詔而死則騰爲忠臣超爲父之死於衣帶詔而討操則超爲孝子而亦爲忠臣而前史誤書之爲賊誤書之爲反則大謬矣若斷以春秋之義直當書曰馬超起兵西涼討曹操斯爲得之曹操不能殺陶謙而以呂布回兵孫權不能殺劉表而反使魯肅弔孝烏覩所謂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若馬超者是真能報讐矣遶樹之鎗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間不容髮雖天方助操不能遽斬國賊而使之心寒膽落魄散魂飛則謂馬超已誅曹操可也

君子觀於割鬚棄袍之事而竊以爲是漢帝之威靈也何也衣帶詔不降則義狀不立義狀不立則馬騰不死馬騰不死則馬超不來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鬚惟有帝之解帶所以有操之棄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時有曹洪救之有許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許褚之救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戰棄糧與馬渭橋之戰放馬與牛前之餌敵所以取勝後之餌敵所以救敗則洪與

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

當馬超戰潼關之時孫劉兩家若能虛而襲許都此  
大快事而孫權不爲劉備亦不爲其故何也蓋東吳  
之兵但能應敵而不能取敵一合肥且不下而何有  
於許昌乎且其所欲得者荊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  
劉備則欲養其兵力以取西川卽東吳求救且不肯  
輕勞我師而何暇於襲許昌乎是其志雖在中原而  
西川未得不敢遠圖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勢而兩  
家未有能乘之力嗚呼豈非天哉

赤壁鏖兵之日徐庶乞一兵守潼關矣而此卷但  
見鍾繇不見徐庶何以意者徐庶此時已死乎不然  
庶縱不肯爲操設謀而身在潼關恐不能謝其責也  
自赤壁一去更不見徐庶下落庶卽不死我知其必  
託病而歸田里耳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  
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  
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肥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  
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  
衰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前欲使馬騰伐吳意不在吳而在騰也至此則真伐吳矣  
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旣平然後徐圖西川  
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卽時起大兵三十萬  
逕下江南令合肥張遼准備糧草以爲供給早有細作報

又不知其  
廣賞的其  
麼藥

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  
發書到荆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  
從且玄德既為東吳之婿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  
南可無患矣事急則孫劉復合但內見不致書於妹夫而  
必欲煩魯肅修書者以上有江上之追故耳  
故曰凡事留人權從其言即遣人諭魯肅使求救於玄德  
情後來好相見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  
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將魯肅  
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荆  
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觀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  
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  
明令人測摸  
不使者去不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眾

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  
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眾  
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與兵入關則  
操又何暇及江南乎馬騰死後便當接出馬超却偏因曹  
操伐吳孫權求救然後轉將出來事  
亦曲曲而文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  
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  
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  
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眾視其人乃帳前心腹  
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  
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跟  
踰而入接前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

岱也超驚問何為岱曰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眾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即無玄德兵決忽報荆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馬超正說夢馬岱忽處俱極緊人忽來接笥超折視之書畧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照應二十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讐也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眾以逼操之前虛句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讐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旨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凉軍

馬正欲進發忽西凉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馬超正

韓遂之使忽來接簡又甚緊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視之內云若將

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凉侯玄德致書於馬超用實

虛寫一實一虛筆法變化○有此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

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有此一逆

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與兵吾

當相助玄德之助是虛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

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部八那乃侯選程銀

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

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寫得長安

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

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

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

走只會寫字那裏會斬殺我有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

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

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

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

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饑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

長安唾手可得此時妙在不叙明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

差令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

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

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

城門放人出入即此便是計策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

競奔入城此時龐德上鍾繇仍復閉城堅守却說鍾繇弟

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

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龐德入城不用明叙

至此突如其來如亞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

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

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

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照應前文東

馬超救之而實玄德救之也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

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

我有筆如  
刀不敵別  
人懷寶劍

凡遇激法  
須以耐法  
治之少年  
生性按捺  
不能最足  
誤事

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

仁諫曰洪性躁誠恐悞事預為失撞操曰你與我押送糧

草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

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又一曹洪

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

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

流來罵陳琳罵操以筆馬超罵操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

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

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卧誘敵曹洪便教備馬

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迤追

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車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

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賊聲大震馬伏

引軍殺至城外見馬代山與城中見龐曹洪徐晃急回走時

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

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

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

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

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

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

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

是在關上點糧車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

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忘却寧可無公

之時眾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兵直扣潼關曹仁曰  
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

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  
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

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  
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髀寬聲雄力猛

白袍銀鍔手執長鎗立馬臨前借曹操眼中上首龐德下

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

何故肯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

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讐吾豈肯活捉生啖汝肉前是北背後

面罵只此數語亦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

迎兩馬交戰鬪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卻出迎戰二十合

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

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

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當不住馬超龐德馬岱

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

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暢絕快

掛孝曹操何敢穿紅袍之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

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袁紹入宮時鬍子大得便宜軍中

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

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暢絕快絕關公囊長

則將鬚其頸乎後人有詩曰

赤壁窟一  
次童閣窘  
一夫竟好  
雄無色克  
紹入宮時  
鬍子大得  
宜馬超追  
操時又吃  
鬍子苦

潼關戰敗望風逃

孟德惶惶脫錦袍

劔割髭髯應喪膽

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殺操

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

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

使鎗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

走遠或曰惡人不死天之道也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

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

命走脫與榮陽救操彷彿相似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

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

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

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

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不是寫曹洪是寫馬超遂喚曹

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

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

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鎗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

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諸公

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

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弱得過了幾日細

作報來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

聞知大喜喜得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

吾勝後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



演義文字  
於小段處  
伏案照應  
尺幅多近  
獨此渡河  
添兵伏應  
得遠資下  
文寬展有  
勢

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賀得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因曹操分兵故韓與馬亦分兵分則易間也。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塔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人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准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逼吾之後也。

吾當引一軍扣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

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長江不可

幾不渡。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

操兵渡至一半，汝却與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不

於陸必死於水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

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

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

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

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白虎來臨眾皆認得是馬超。

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

劍指約，休鬧。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鳥只聽得人喊馬嘶，蜂

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

比故羽床  
按別時不  
如

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  
離不得百餘步殺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  
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  
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舟  
之指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槁撐之  
可掬許褚為曹操手下將曹馬超趕到河岸  
操伏在許褚腳邊操反為許褚腳下人  
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  
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操無洪則死於陸  
不死者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  
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  
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使鞍遮護曹

年忙脚亂  
愈見神采

操以旗包頭以鞍遮身不謂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  
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  
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  
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死虧了樹虧了旗虧  
牛救了水中一老牛虧了方到北岸便把船後鑿沉諸將  
放馬退了岸上一怒馬  
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  
鎧箭皆嵌在甲上眾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  
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每敗必笑褚曰若非有  
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  
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  
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

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也

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為寨脚賊若來時陳

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

土棚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但為

之計是示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

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精壯

之人為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因

褚并提起典韋照典韋已死今救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

力過人人皆稱為虎痴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

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

業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剿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

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為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

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為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

龐德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令眾將於甬道兩傍誘之龐

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

坑內龐德躡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

砍出重圍寫龐德聲勢為後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

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永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

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龐德失馬奪

撐船其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

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

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韓遂八將中超與韓遂商議若遷

此一面愈  
有謀愈不  
得全勝見  
馬超之勇  
愈敗愈不  
退兵是曹  
操之雄

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  
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為前部令  
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  
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  
軍號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謀早眾將依  
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哨探  
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  
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曹遂入  
折了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兵分三路蜂擁殺來  
正是

縱有伏兵能候敵 怎當健將共爭先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閒韓遂

馬超者蜀中五虎將之一也此卷於其未入蜀之時  
先寫馬超之勇而將寫馬超之勇先寫許褚之勇寫  
許褚正以寫馬超也然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鬪之  
亦不過以勇鬪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  
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  
與

兵法有妙於用閒者勝一人難勝兩人易以一人不

可開而兩人則可開也。聚兩人於一處而勝之難分。兩人於兩處而勝之易。以兩人之聚不可開而兩人之分則可開也。然而開之則非一術矣。有馬上之語而書中之字可疑。有書中之字而馬上之語愈可疑。開之則又非無端矣。斬使之前操先有書。有前之書而後之書可疑。割地之時遂亦有書。有我之書而彼之書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蓋深得兵家開法之妙云。

周瑜之愚。蔣幹妙在黑夜。曹操之開韓遂又妙在白。日。愚蔣幹之書妙在明白。開韓遂之書又妙在糊塗。身。瑜帳前之語妙在說極要緊話。曹操馬上之語又妙在說極沒要緊話。騙法不同。愈出愈妙。寫來好看。

殺人

天下豈有兩陣對圓而但叙寒溫無一語及軍事者。又豈有遣使送書精密如曹操而誤封草藁者。此明係反開之計。而韓遂不知。乃含糊以對。馬超馬超安得不怒乎。然則馬超之疑雖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韓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馬超斷韓遂之手。猶自斷其手也。韓遂因馬超之疑而欲圖馬超。亦猶自斷其手也。兩人之相救當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觀其敗。豈不深可惜哉。

孫權之兵事決於大都督劉備之兵事決於軍師而  
唯曹操則自攬其權而獨運其謀雖有衆謀士以贊  
之而裁斷出諸臣之上又非劉備孫權比也觀其每  
運一計其始必爲衆將之所未知其後乃爲衆將之  
所歎服唐太宗題其墓曰一將之智有餘良然良然  
操每見西涼之添兵而大喜蓋以兵多則糧不能繼  
一可喜也兵多則心不能一二可喜也烏巢之戰以  
少而勝赤壁之戰以多而敗操之料人亦以已之得  
失料之而已

張角之以左道惑衆已隔五十餘回矣此卷忽有一  
左道之張魯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魯則有父子祖  
孫二世角有太平道人太賢良師之名魯則有師君  
祭酒鬼卒之號何其不謀而相類也蓋劉備之將聚  
桃園則以黃巾爲之始而劉備之將入西蜀則以張  
魯爲之端是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  
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  
三條接連南岍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  
爲屏障馬超聞之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  
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燒  
後有渭河之燒  
又有小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  
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苟攸

曹操築城  
實係天使  
此老人乃  
神仙變化  
非認隱士

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  
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  
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  
形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開筆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  
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骨  
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  
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  
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  
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  
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前攻冀州之時有老叟  
陳說星象今戰渭橋之  
日又有老叟陳說天  
時前後遙遙相對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澆水比及天

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不受金帛  
高則高矣

但不明順逆有愧隱士之名彼西船助呂  
不得為安劉今夢梅助曹豈得為安漢乎是夜北風大作

操盡驅兵士擔土澆水為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

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超之焚寨特  
有水助

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

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

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汝何不

早降老賊妄稱天命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

後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極寫許褚英勇以  
視馬超之英勇

超疑是許褚乃鞭揚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

超疑是許褚乃鞭揚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

果然非誑

乃激士也

提刀大叫曰吾即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夢衆虎而疑今見一虎而退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百忙中夾註一筆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癡褚一虎也超亦一虎也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激許褚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

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極寫許褚正是極寫馬超也

兩軍大駭兩箇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箇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拏半節在馬上亂打以斬殺始以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

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濶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誰叫汝赤膊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大半未行反間之前操軍屢敗可見將在謀而

不在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



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得安曹。操其有鞭屍之懼乎。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寫馬超志在報讐，不但見其孝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止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

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欲和而韓遂欲和，即此便為下文。生疑張本。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曹操反未來韓遂求和之書先去。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賈詡前為李傕策馬騰不為曹操策，馬超始終助逆，雖智謀不足多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

賈詡雖多謀然所事俱非人深為不許

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

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兩下分開，反開之。詐便可從此而入。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眾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想是要看曹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割鬚裏頭之時，惟恐被人識認，今却出而示人，好諸軍皆生大膽。兩日一日，只是鬚鬚割去幾根耳。一笑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



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對陣之時，忽敘年家。將軍今年妙齡幾何？既敘寒溫，又叙年齒，全不似對陣時語，是極沒要緊話，却是極要緊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句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多時不見鬚鬚滿面，今失去鬚鬚，當有今昔之感。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好極。說罷，大笑相談，有一箇時辰，方回馬而別。妙極。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算中。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尚未

足閒一人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讐殺操問其計賈詡曰  
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  
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  
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去  
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  
合着單騎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  
將使互相離開超可圖矣叙談不足繼之以書書中有塗抹則疑語中亦必有隱諱矣因  
前疑後因後疑前真是絕妙疑兵之計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  
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多帶從人止欲  
使馬超知之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  
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

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此如不知何故超

曰豈有以草藁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

抹了似在賈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藁誤封來了腹能空

草藁比口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

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

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讀

此為曹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

引候遷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

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

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

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訛便回馬

奸極惡極

對語之後繼之以可疑之書送書之後又繼之以可疑聽  
 疑之語前既自出後換他人奸雄機智真不可及  
 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  
 姪休疑我無友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  
 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凌  
 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  
 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弄假成真俱在遂曰吾與馬騰結  
 為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  
 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  
 說投降之事假書換得真書操大喜許封韓遂為西涼侯  
 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其謀馬  
 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

前是疑心  
生暗思此  
是真假成  
真矣

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  
 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

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  
 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  
 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蔣幹在周  
瑜帳中所  
 聽之語是虛今馬超在韓遂帳前所聽  
 之語是實一實一虛前後遙遙相映  
 超大怒揮劍直入  
 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眾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  
 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韓遂手痛不是馬超  
手辣只緣曹操手毒

從來收局  
不由自生  
嫌隙首嫌  
嫌隙首嫌  
由諱問者  
非人習人  
不能早識

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潤殺超獨揮  
 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剝倒梁興  
 五將中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  
 夫其一

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  
馬岱亦至互相瀾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  
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  
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  
方知瀾殺只見李堪領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  
了一夜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  
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而李堪落馬而死  
三將中又去其一曹操欲借韓遂殺馬超回馬來殺于  
超誰知馬超又借于禁殺李堪為之一笑超回橋上住劉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  
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劉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  
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皆紛紛落地為得超超  
令從騎往來突殺爭奈曹兵圍裏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

上大呼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

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

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絕處逢生二人

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

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倒

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與前

豫州彷彿眾將得令各要爭功迤迤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

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

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以上按

以下專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

眾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

無鬚同病相憐

為之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  
一笑列侯令守渭口八將止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叅軍楊阜

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  
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  
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為後文馬超

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  
君當為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同領兵  
屯冀城以防馬超為後文楊阜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

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亂而去票  
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  
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空立營固守何也老賊用

未育者今  
文問問中  
補出筆法  
無漏

諸將所不識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  
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

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  
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  
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閒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

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荀彧謂操  
然眾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  
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

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  
滅吾故喜也孟德新書雖不傳只此眾將拜曰丞相神謀  
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

天子出而  
漸漸說得  
不倣  
好接法

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  
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  
都獻帝排鸞駕出郭迎接明明是迎賊非詔操贊拜不名  
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  
接下曹操以這消息播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  
下接入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  
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  
有學道者助米五十世號米賊妙絕張衡死張魯行之張  
與張魯一箇橫叙三人一箇豎傳稱謂曾在漢中自號為師君  
三世一橫一豎前後遙遙相對為首者號為祭酒愈  
稱謂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愈務以誠信為主不許  
愈領眾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

欺詐如有病者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  
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為姦令祭酒  
愈愈出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  
三官手書一通在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  
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公人公與天官地如此之  
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  
未賊之猶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  
為老實也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天只怕不境內有  
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  
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為地遠  
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大守通進貢而

已張角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當年聞操破西涼之眾威

震天下乃聚眾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

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漢寧王何不竟稱漢中督兵拒曹

操諸君以為何如大帥君大祭酒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

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午谷奔入漢

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

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

兵以上又按下張魯以下接入劉璋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却

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

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

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卷中便以劉焉作引至此方纔叙明來歷遙應前文州太吏趙越

等共保璋為益州牧璋會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劉表

權有讐劉璋與張魯有讐彼此遙遙相對。張魯劉璋在

曹操青梅煮酒之時劉備已說出兩人名字至此方纔叙

明來歷亦遙應前文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

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

中大憂急聚眾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

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正

是因蜀地謀臣進致引荊州豪傑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孟德新書或有以其不傳爲可惜者不知兵不在書即使其書傳而書中之意豈書之所能傳乎得其書而化之雖舊亦新執其書而泥之雖新亦舊得其書中之意則無以書爲也不得其書中之意則又何以書爲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書而孔明無書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

張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與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讓與立德立德以謙德之曹操以驕失之也許攸御侮曹操而操獨能忍者當未破袁紹之時氣抑而善下張松御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馬超之後故志滿而易驕耳

文有隱而愈現者張松之至荊州凡子龍雲長接待之禮與立德對答之言明係孔明所教篇中只寫子龍只寫雲長只寫立德更不叙孔明如何打點如何指使而令讀者心頭眼底處處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筆

孔明深欲爲立德取西川又明知張松此來是賣西川卻教立德只做不知憑他挑撥並不提起直待張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於貿易者極欲買是物偏故作不欲買之狀直待賣者求售然後取之寫來真是好看

西川畫圖一軸。孔明在草廬時，已曾取以示立德。何待張松而後見之？曰：孔明之圖，不過形勢之大略也。張松之圖，必其險要曲折之詳備者也。大略雖已可見，而至於何處可以屯糧，何處可以伏兵，不有張松，安能知其詳哉？况將入一險峻之西川，則必有人焉爲之先容，爲之內應，是其得松又不專在於得圖耳。立德迎張松之計，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謀，則龐統主之，何也？蓋孔明欲以守荊州之責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龐統也。以荊州當吳魏之衝，苟我方入川，而吳魏乘虛來襲，將奈之何？故劉璋之使不來，則西川不可入；荊州之守不重，則西川亦不可入。

當劉表之迎劉備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於劉璋欲迎而黃權爭之，李恢爭之，劉巴爭之，王累又以死爭之，此數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則一小小人之忌，幾爲其所中。兼得龐統之後，則衆君子之爭，曾不以爲憂。得士者昌，於茲益信。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鑷頭尖，鼻樑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龐統貌醜，張松亦貌醜，醜可見以。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

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

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張松看得曹操中意劉璋大喜收

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遣張松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

理圖本藏之畫圖為記永年張舖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

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

指為下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

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

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

各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

在如此豈獨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

不進貢何也松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

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好言太平而惡言盜賊者秦之

操亦作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

甲十餘萬豈得為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

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曹操不以

統獨以貌陋輕張松何也蓋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何不

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而不見罪責汝可

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身雖短而忽增

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

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身清一俊一醜問其姓名乃太

尉楊彪之子楊修字祖德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

博學能言智識過人松知修是箇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

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

目為曹賊  
最忌人說  
賊字捨白  
得好

說得甚快

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劔閣之雄回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張松口中誇示之語亦抵得一幅畫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既誇地靈又誇人傑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慨慷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



當面嘲笑

不可勝記既誇先賢又誇時俊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克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為朝廷何官修曰見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孔融稱楊彪四世清德而其子乃為不以為嫌宜曹操所用且操曾執辱楊彪而修曾其為松笑耳楊修聞言滿面羞慙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不日附操之勢而日服操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既笑楊修又笑甚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

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兵為書張松又以兵為書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為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曹操以兵為書張松又以兵為書

傲孫子十三篇而作若彼十三篇便不得謂之新書公欺丞相無才此堪

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

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已

能止好瞞足下耳今之盜竊他人文字以為己有者恨不令張水年見之修曰丞相

秘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

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

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不是曹操誦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張松誦去

了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體貌疎 語傾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膽量魁西蜀 文章貫太虛

百家并諸子 一覽更無餘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

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邇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

曰語言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

松照應二十卷中事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

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

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

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

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今

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

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

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

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

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

不肯學曹操之燒之也

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

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楊修誇之以文曹操又耀之以武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

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

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斜目便有傲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

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妙甚惡甚。文不足以動之而操變色視之松

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

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

華容逢關羽割髮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嘲笑亦大快心門此數語新書即不暗合古人亦當燒矣操大怒曰豎

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

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有此一翻受侮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

郡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把一箇西川亂棒打落了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荆州

劉立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經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一箇主顧不著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荆州

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

為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

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孔明

明調遣妙在不叙出來令讀者自知之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

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

馳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極

恭敬務與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俱

孔明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荆州界首是日

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

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塵掃

驛庭以待歇宿又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松下馬與雲長

趙雲同入館舍講禮叙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

又極其恭敬務與曹操相反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次日早膳

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著

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非敬張松也敬西川

耳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

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

荒州暫歇片時以叙渴仰之思實為萬幸非請張松直不

了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叙禮分賓主

依次而坐設宴款待飲酒閒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

川之事孔明教法絕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荆州還有幾郡

孔明答曰荆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



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松曰東吳據六

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

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蠱賊却都恃強侵占

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換龐統回答妙甚孔明只言立德

一吹一唱大立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龐統

家說著啞謎立德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

義克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

分外立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立德一味謙遜

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後

起妙松辭去立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立德舉酒酌松

曰甚荷大夫不外留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

教到西川來言罷潸然淚下。非為張松而淚為西川而淚也張松自思玄

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

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

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荊州

未說出西川來立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以言

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

之德若起荆襄之眾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

更耐不得只立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

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張松明明說出已

在立德又用松曰某非賣主求榮。實實是此四字偏要先

耳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

松漸漸引  
玄德以言  
挑之



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不打自招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素知鈞意若何連日殷勤相待正為要鈞他這幾句話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罵又推調一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皆是孔明羅統意中之語却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處方纔應承却便要松於袖中取出一

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

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計至此大事已畢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著地

理行程遠近濶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

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

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又引出兩人來一同做賊

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

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

極似迎賓館中說分上者直待臨別時方纔吐露來意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

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

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

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

國賣與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  
 人了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  
 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  
 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立德不可  
 三人撫掌大笑做買賣歸又合著夥了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  
 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荊州不用法孟二人請往却用張松薦之  
 妙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  
 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將取璋曰  
 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  
 西川不即說何計待他自問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  
 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

况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

魯矣不須玄德自來却使劉璋去請可謂善於賣國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

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

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

德入川為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

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

視其人乃百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為劉璋府下

主簿黃權後亦從劉備而此時則忠於劉璋璋問曰立德與我同宗吾故結

之為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

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

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

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與郭嘉之度劉表其語相同。若以客禮待之。又一

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

主公有壘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荆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其

如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

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

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

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

從事官王累也。韓馥欲招袁紹。武關純諫之。劉璋欲招

立德。而黃權王累諫之。前後正復相類。累頓首言曰。王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

結好劉立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

劉備入川。是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

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荆州。心術如此。安可獨處乎。今若

召來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璋叱曰。再休

後黃權不死。而王累獨死。璋叱曰。再休

亂道。立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

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荆州來。見立德。參拜已畢。

呈上書信。立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

蜀道崎嶇。未及齎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

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且夕與兵侵犯。璋

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

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寇。永為唇齒。自有重酬。

即以西川酬之。書不盡言。當候車騎。

立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立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

慰平生前張松初來再三推調今日却急於自說矣前緩後急變化不同法正謝曰蜀中

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

駕昔日之言將軍復何意乎只消將張松語一提出處更說自家話立德曰

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常思鶴鶴尚存一枝狡

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

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調法正曰益州天府

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

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

得之語乎將軍欲取其當效死前得畫圖今又得一鄉導立德拱手謝

曰向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立德獨坐

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

疑耶立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荆州東有孫權

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

今幸張公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

立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

恭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不忍取

意此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

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

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守

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

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  
 欲襲殺之於涪城何耶  
 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  
 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  
 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  
 翼德趙子龍守荆州孔明應允取川之謀惟龐統力勸取  
 於是孔明總守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  
 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  
 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  
 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二十七卷  
 人於此立德便教廖化轉性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  
 處始來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著拜見玄德說劉益州

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

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

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

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

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既遣使時諫之又張松曰黃權此

言疎開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

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銜璋衣而

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黃權之齒落

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

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堦前而諫璋

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君有諍

忠臣遇暗  
主真氣

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李恢後來亦事立德璋曰立德是吾宗

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

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政於內必敗之道也是偏賣國之人反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

說別人不忠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弔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

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如此諫法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其略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告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

為秦所困今王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於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

老幼幸甚王公之基業亦幸甚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

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而王累之忠則後人有詩歎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 拚將一死報劉璋 黃權折齒終降備 矢節何如王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立德却說立德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四川供給二者是立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

王累忠心如此張松能無愧乎

深結民心

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立德皆用好言撫慰初來更收拾人心却說法正密謂龐

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

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計太狠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

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龐統直欲弄法正乃秘而不

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立德兩軍

皆屯於涪江之上立德入成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

禮畢揮淚訴告衷情初見劉璋未嘗揮淚今見劉璋而揮淚者以將取其西川故有所不忍而

揮淚飲晏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眾官曰可笑黃權王累

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

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

且慢謝須仔細着乃脫所穿綠袍并黃金五百兩令人任成都賜

與張松人言劉璋聞即時部下將佐劉瑣冷苞張任鄧賢此便知其間

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

可測還宜防之後來此四人皆死於戰可謂璋之忠臣璋笑曰汝等皆多慮

吾兄豈有二心哉眾皆蹙歎而退却說立德歸到寨中龐

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立德曰季玉

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瑣張任等皆有不平

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劉璋無隙可乘以手下人為說統之計莫若

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

公擲杯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

弦可坐而定也勸殺劉璋孔明立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

心待吾是實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是主若行此事

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為也不日王者

者亦不為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

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若為

自己乃順天命也立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

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讐必來攻取

明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

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為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為

他人所算龐統只言取之之利法正不如乘此天與人歸

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為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是正

人主幾番存厚道 才臣一意進權謀 下策分終





天  
圖  
書  
印

